

知識出版社



布衣石榴丛书

心灵 魔方

徐小斌 著





布衣石榴丛书

心灵魔方

徐小斌
著

知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灵魔方/徐小斌著. - 北京:知识出版社,2002.1

(布衣石榴丛书)

ISBN 7-5015-3299-0

I. 心… II. 徐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8594 号

责任编辑:孙莉莉

封面漫画:唐 敏

封面设计:清晨百合

内文插图:徐小斌

内文设计:张京华

责任印制:张京华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电话:6834 3259)

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9.25

字数:188千字 印数:1-5000册

定价:16.8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生命刻痕

薰衣草的启示/3
嗜玩如命/7
我爱电影/14
在广济寺做“佛事”/21
我的三次养狗经历/26
黑珍珠及其他/36
话说 VCD/45
食为天/49
丙辰清明及其他/56
在颐和园寻找历史踪迹/61
生于蛇年/65

漂泊手记

野象谷与百鸟园/71
春城无处不飞花/75
伊犁：第一印象/80

维族民居的女主人/83
古再丽/86
古再丽的小花园/90
温倩木/93
阳光灿烂的玛丽/98
锡伯人家/104
阿兰的美食/107
孤独的人和他的狗/111
一个文学女青年/118
纳西族小伙教我做画盘/122
紫草与阿魏/125
献祭的黑羊/127
娜丽的宝石/130
满州格格金叔秀/133
冰美人/137
和亲质疑/141
神光普照塞里木湖/145
在塞尔维亚边界过一把公
主瘾/149
美国印象/153

西欧风情/163

南寻记/173

地狱与天国

写作的色彩/181

别处的风景/184

关于心灵的秘密通道及其他/187

大梦敦煌/197

沉重的《双鱼星座》/205

善待自己/208

“阿尼玛”与“阿尼姆斯”的角色冲突/211

水落石出/225

纯文学与电视剧/229

美丽传真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一/235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二/240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三/246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四/252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五/257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六/262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七/267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八/273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九/2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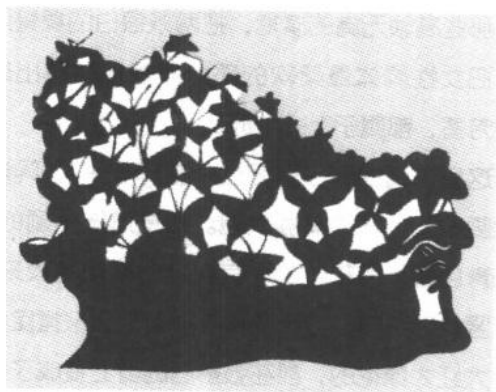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十/282

大都会我的至爱之十一/286

生命刻痕



薰衣草的启示



我莫名其妙地喜欢很多词，譬如薰衣草。童年的时候，母亲翻开她的箱子，我们总是能闻见一股奇怪的香味。母亲说，那是樟脑与薰衣草混合在一起的香味，我就记住了这个美丽的词：薰衣草。



伊犁河谷是盛产薰衣草的地方。朋友说，薰衣草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4师的一种重要经济作物。朋友说，你夏天来就好了，夏天来，伊犁河谷到处是绛紫色的薰衣草的花朵，好香啊。

现在我只能看到薰衣草的残骸了——那是朋友收集的植物标本。我看到那一朵朵浓艳的紫色正在变得浅淡，但是香气却更浓了。色彩与香气永远成反比吗？它的精华——薰衣草油又是怎样的香呢？

母亲的旗袍呈现出陈旧的色彩与香气，薰衣草使女人更像女人。那些高领无肩的旗袍，把两条银白的裸臂鲜明地衬托出来，把女性胴体最柔软的部分凝炼地写意出来，那种美，那种芳香，都属于上一个时代。

写到这里，我的脑子里闪过《花样年华》，闪过张曼玉的杨柳细腰和二十六款美丽旗袍。那是怎样美丽的颜色啊！有丝麻海青色镶黑色花边的，有亚麻白底黑色夜来香花的，有黑灰色竖纹透纱的，甚至在别人身上穿起来肯定很乡气的天蓝底子大红大绿花的，都在张影后的身上变成了灵动的虹彩。特别是，这样耀眼的虹彩在那般狭窄的小巷子里，那样旧陋的房舍中，那样唧唧喳喳的市民中间闪来闪去，就更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看《花样年华》，就会闻见那样一股淡淡的薰衣草的香气。

一个朋友打来电话，叹息：“那种优雅在中国女人身上已经消失了。”

但是我想那优雅还会再度到来。不是那些美丽的旗袍已经打动了许多女孩了吗？

母亲说，她和父亲的浪漫故事始于薰衣草。她曾经在外婆的调教下缝制香袋。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父亲到母亲家谈同乡会的事，外婆送给他了母亲的一只香袋，那是母亲绣的，里面装着薰衣草。比起外婆，母亲的绣工要差一些，但是因为绣得很少，所以给父亲的那只便显得十分珍贵了。

我见过那只香袋，在海青色的缎子上，铁划金钩地绣了荷花莲藕，一根丝线劈成了十几根，美丽得让人销魂。

还有那香气，永不磨灭，沁入肺腑。

我想，古代美女，大概都是如同娇花照水、弱柳扶风的。那种娇媚，大抵也并不是完全为了取悦于男人的，包括我们自己，谁能真正从内心觉得那种五大三粗让人赏心悦目？可是就在那个奇怪的年代，我们这些当时尚在花季的女孩，哪个不是“谈美色变”？就连穿一件带颜色的衣裳，也要左思右想，藏头露尾，只敢露一点花领子，或者卷一点点头发帘。如果白，就要担心人家会说自己是资产阶级小姐，一定要有意把自己晒得黑黑的；如果苗条，那就更要警惕了，一定要用力干活，才能把小腿肚的肌肉练得更加结实。试想，经过这样的革命洗礼，还有哪个女孩能够保持住真正的女性美？即使身体没有被损害，内在的精神气质也要显示出“铁姑娘”式的英勇。这一系列潜移默化的“英雄主义”教育，使得我们在骨骼肌肉慢慢变硬的同时，行为举止也变得粗糙、僵硬起来。现在，在我们已经人到中年的时候，突





然遭遇那二十六款美丽的旗袍，以及旗袍背后的温润如玉、似水柔情，这才突然想起，这世界上原是有着另一种生活，另一种女人的，我们如梦初醒，但已是“虎兔相逢大梦归”。

好在下一代的女孩越来越美了。

愿薰衣草给中国女人带来新的变化。

心灵魔方

嗜玩如命



一听大人说声“玩去吧”，哪一个小孩不像过年似的？小时候，特别是弟弟尚未出生的那几年，我可以说是嗜玩如命。最好玩的地方自然是“下坡”。交通大学幼儿园再往东有一个约45°的斜坡，下去之后便能看见几排平房，平房前



有一条小河，河边的青苔显出森森细细的美。常有白鸭在河上游。沿河往西，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。那里荒草没顶，野花盛开，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。

从闻到春的气息开始，这片荒草甸子便喧腾起来。夏天则是这里的极盛时期。整个大院的孩子好像都集中到了这儿。有用网子粘蜻蜓的，有采野花、采麻果的，有捉迷藏的，有逮昆虫的，还有捡矿石的……三伏天的中午，不动弹还出汗呢，就那么汗水滴滴的在荒草丛中穿梭似地跑，在震耳欲聋的蝉鸣声中，嗅着野麻果的气味。到了夜晚，这里更是美得奇特：萤火虫在草叶间闪着蓝幽幽的光，纺织娘低吟着，寂静中流动着神秘。我们拿着火柴盒跑来跑去捕捉着蓝色的光点，光着的脚丫儿被露水浸得凉津津的。

说到气味，我有个发现：四季似乎都有它独特的气味。夏天的傍晚更是有一种气味勾着孩子往外跑。小的时候我无数次地感受到了，却说不出。那是一种饱和得快要爆裂的东西，有如吹得透明的玻璃泡，不，它是柔软的，暖融融的，不断地膨胀着，紧紧地包围着你，让你不断地吻着它，于是你周身发胀，没法儿坐在家乖乖地吃饭，只想浸泡在那种气味中慢慢发酵直到自己也化成同样的气体……

“我们要求一个人哪，我们要求一个人……”

你们要求什么人哪，你们要求什么人……”

“卖蒜哩，什么蒜？青皮萝卜紫皮蒜……”

“锯锅锯碗锯大缸，缸里有个小姑娘，十几啦？十五啦，再呆一年就娶啦！”

“一网不捞鱼，二网不捞鱼，三网捞个小尾巴尾巴巴……鱼！”

每到夏夜，这样的歌谣便此起彼伏，融化在那种特殊的气味里，变为更大的诱惑……

奇怪的是做这种游戏的时候我每每会输。比方说，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被人当作“小尾巴鱼”捞住，无论怎样也难逃法网。说“再呆一年就娶啦”的时候，需要事先迅速地找好搭档，我却常常被大家忽然抛弃，变为嫁不出去的“小姑娘”。所以从小我便有一种“怕输”的心理，越是怕输就越输，最后真的到了三十岁才嫁。

但是在有些方面我的胆子又大得出奇。譬如说，爬树，爬墙，偷花之类。春秋之际，特别是春天，交通大学的整个校园都姹紫嫣红起来。榆叶梅，干枝梅，桃花，杏花，梨花，丁香，迎春……甚至牡丹芍药，枝枝火爆。每当月亮出来的时候，我和邻家的女孩玲玲便悄悄踱到校园里，见到好花便悄悄采一枝，最后集得一束插进自家的花瓶中。不过这是要冒极大风险的。首先是两道门岗，有时校卫队还要夜间巡逻。有一回掐梨花正好碰上巡逻队，我俩不约而同地各自爬上一棵梨树，也许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，一枝梨花恰巧落在一位巡逻师傅的脚边。我吓得气也不敢喘，那一分钟好像持续了一个世纪——终于，没有发生什么。雪白的梨花在月色中有一种温柔敦厚的感觉，回家后在灯下则是透明的，靠近根部的花瓣还透出一种淡淡的绿，看上去像是玉石的杰作，又有一种玉石所没有的香气，静静地在屋中弥漫开来。





不过赏花已照例不是我的事，我的全部乐趣都在那历险之中。当然，回家之后还往往难逃一顿臭骂。但那花的美遮蔽了一切，很快大家便陶醉在那香气之中而不再追究我的罪行。

特别喜欢下雨。喜欢看雨后的虹。更喜欢捡雨后的石子。那时的交大还没有柏油路。路上的石子被冲刷得流光溢彩。一群群穿开裆裤的小屁股撅得像白蘑菇似的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个小玻璃瓶，石子装进去用水泡起来，果然很好看。有时甚至能捡到矿石。姐姐便捡过水晶和云母，我也拾到过一种闪闪发光的石头，大家都说是金矿，我使用玻璃盒子装了做“标本”，后来终于不知去向。

上学之后女孩们都爱玩跳皮筋。跳皮筋时唱的歌谣也有一番历史的演变。姐姐那一茬人唱的是：小皮球，我会跳，三反运动我知道，反贪污，反浪费，官僚主义也反对！而到了我们，则变成：小皮球，香蕉梨，马莲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！这个歌谣唱了很长时间，并行不悖的还有：党中央发布总路线，全国人民总动员，鼓足干劲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加油干，我们要做促进派，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干干，干……更有用电影插曲的：一束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，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波浪里把花开……无论套用什么样的歌谣，女孩们都跳得兴致勃勃，即使在冬日的寒风中，女孩们也像翻飞的树叶似的活泼泼地飞舞——那时的衣着确实很朴素，因此不能用什么特别鲜艳的介媒来形容。

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场恶梦，可对于我们这些当时的小学生来说，则是一段稀里糊涂的美好回忆。首先是“停课闹革命”，这消息令我们欢欣鼓舞。起先还关心着国家大事，诸如骑车上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之类，也曾随大孩子们一起破过一天“四旧”，后来新鲜劲儿过去了，终于不耐，便玩开了，一玩就是两年。那一天“破四旧”是在对门赵太太家。赵先生是二级教授，赵太太又很会为人，因此平时很受尊重的。那一天进得门去，本来小将们很有气势，不想有人太急于建功立业，没看清楚便上去一把撕了一张彩色画像——那人身着帅服，浓眉细目，大家定睛一看，竟是堂堂林副统帅，顿时小将们矮了半截。赵太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，反守为攻，小将们军心已乱，不再恋战。赵太太见好就收，及时鸣金收军，双方都很体面。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见“破四旧”十分无趣，便不再加入战斗。

那时主要玩一种“攻城”游戏。在地面上画好方格，方格核心是一圆圈，A方守城，B方便攻城，武器是一装着小石子的布包。B方如能绕过A方防守将包扔至圆圈，B方赢；如B方三次机会均失，也就是说，A方三次防守有效，则A方赢，双方互换。这游戏玩起来很着迷。我却仍然是输。后来发现凡是有规则的游戏我一般都输，却比较擅长某些带有冒险性质的创造性活动。大概智力发展很不全面。另外仍常常去的“下坡”那里的荒草园早已变为一片绿地，夏天的夜晚再没有萤火虫飞来飞去，但那条小河仍在。尽管河水不再清亮，也没有白鸭浮游，雨后却还可以拦鱼拦虾——





是极小的鱼虾，可以养，也可以吃。用面粉拌了炸成丸子，蘸上盐和胡椒粉，味道很香。

我十六岁不到去了东北兵团。那里冬天气温常在零下40℃以下，冰天雪地，且一年四季都有活干：春天踩格子，夏天铲地，秋天割麦子，冬天做颗粒肥，没有闲下来的时候，与“玩”似乎绝缘。但第二年我便想出了新玩法：秋收时可以把马号的马牵来帮助攒扬，于是我便借此机会天天牵马。日子一久，诸马都与我相熟起来，尤其是一匹瞎了一只眼的马，格外老实。我便趁着午休时间悄悄把独眼马牵到最辽阔的八号地，企图从骑它伊始，最后达到纵横驰骋的境界。谁知一开始便惨遭失败：我好不容易踩着一块石头翻身上马，后面便忽然雷鸣似的大吼一声：干什么呢？给我下来！我全身一抖，棉胶鞋正踢在马屁股上，独眼马疯了似的狂奔起来，我在颠得骨软筋麻之后便被毫不犹豫地甩将下来，那一刹那真的有天地倒悬之感。第二天，连长在全连会上大吼大叫：连里三令五申不让骑马，可偏偏就有人违反规定！还是个丫头！平时看着蔫不出溜儿的，敢情蔫儿人出豹子！蔫萝卜辣心儿……

真是“创伤深重欲笑不能，年龄不小不便再哭”。玩的历史遂中断。

儿子小时候，家里买了游戏机，原是陪儿子玩的，谁知渐渐入迷，自己也非常投入起来。《魂斗罗》能玩到出一身汗，和儿子互相拍着肩膀大叫“好兄弟”。终于无奈地发现儿子的反应要快于我，当然，他也常常耍赖皮，譬如玩《赤